

洪学智战斗在鄂豫皖

胡遵远



▶洪学智(左三)和战友在一起

安徽省金寨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也是洪学智将军的出生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青年洪学智毅然投身革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一军、红四军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及黄安、高潢、苏家埠、潢光战役。其间，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并在鄂豫皖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红色传奇。

“我既然参加了革命，怎么能不听党的话呢？”

1913年，洪学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双河区黄鹤寺乡小河口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放过牛，读完小学后即学徒做工。洪学智虽然年轻，但为人直爽，爱打抱不平，敢于和地主豪绅斗争。大革命期间，他参加了农民协会。南溪位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之中，是商南地区北接皖西、南通鄂北的一个重要集镇。商贾往来，店铺甚多。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农民运动发展最早、最快的一个地区。1928年冬，当地中共党组织筹建农民武装联庄队，派人邀请洪学智参加。但洪学智当时只听说过地主老财组织的联庄队，因此予以回绝。来人告诉他：“我们的联庄队跟地主老财的联庄队不一样，是帮穷人找出路的。”洪学智将信将疑，和来人一起来到南溪的联庄队驻地，发现百余人的队员“都是家无片瓦、地无一分的穷人弟兄”，于是欣然加入。

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又称商南起义）胜利后，南溪的联庄队、穷人会等分别编为自卫军、赤卫队、游击队。就在这个时候，洪学智报名参加了商城游击队（也称赤南游击队），并在6小队当上了班长。组织上见洪学智作战勇敢、精明强干、吃苦耐劳，家庭出身也好，且积极要求进步，多次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便准备发展他入党。

为了进一步考察洪学智，组织上一位同志找到他说：“现在伤员多，你个子大、有力气，让你去抬担架。你去不去？”洪学智马上表示同意，向游击队领导汇报后，就到担架队报到去了。

到了担架队，洪学智和队友们奔走于前线和后方医院之间，及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不久，组织上派人到担架队找到洪学智，告诉他组

织上已批准他入党，并告诉他说：“让你到担架队工作，是考验你，你能不能听党的话。”

洪学智听后笑着回答说：“我既然参加了革命，怎么能不听党的话呢？”

“大处着眼”

1930年4月，洪学智所在的赤南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军独立旅第五团。洪学智先后任班长、小队长。11月，红一军独立旅和中央独立一师、黄麻补充营重建了红一军第三师。洪学智所在的独立旅第五团被编为红三师第八团，洪学智任八团二营四连四班班长。

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红一军第三师第八团与红十五军第一团合编为红十师二十九团，洪学智所在的八团二营四连改为二十九团直属重机枪连，连长王绍清。重机枪连是主力连队，洪学智在二排三班当班长。

2月，红二十九团重机枪连成立了支部，洪学智当选为支部委员，还兼任一段时间的青年干事，领导青年团的工作，后来又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其间，他出色完成了组织上交的任务，“既管好了打仗、又抓好了思想工作。”

作为连支部书记，洪学智每天都认真听取各班的情况汇报，了解伤病员的情况，帮助战士们解决各种问题……晚

贾晓明

新四军站鸡岗反顽

1944年11月，日伪军拼凑万余人，分东西两线同时出动，对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根据新四军第二师“前指”的部署，中共路西地委和第五旅兼路西军分区党委立即动员全区党政军民投入反“扫荡”斗争。

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和津浦路西军分区部队与敌人周旋半个月，歼敌70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就在五旅主力部队和日伪军激战之际，国民党军顽固派一七一师及“游击第十纵队”却乘新四军五旅主力分散之机，公然配合日伪军对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11月16日晨，顽军偷袭住在郭集西五户杨的新四军十八团三营，17日黄昏，其先头部队四个营已进到安徽省定远县延寿集以南的郭集、蒋集一线，距新四军五旅指挥所

驻地小陈庄仅5里。

新四军五旅指挥部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立即实施反击，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的情况是：站鸡岗等地的新四军工事因日伪军的炮击遭到破坏，而延寿集附近仅有十八团，其他几个团均在一天行程以外。五旅首长一面命令十八团集中兵力于站鸡岗，并连夜抢修工事，做好坚守一天的准备，一面电令十三、十四、十五团克服一切困难，连夜赶到站鸡岗地区集结。

18日，国民党顽军在郭集、蒋集一线停留了一天，仅向新四军阵地发射了迫击炮弹以“试探虚实”，没敢贸然进攻。这为新四军五旅集结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18日黄昏，十八团战士经过连续奋战，已基本上恢复了站鸡岗等地的工事，并做好战斗准备，而新四军其他三个团也及时赶到了指定位置。

19日清晨，顽军分两路发起进攻

上，他坚持找连党代表（当时也称连政委）汇报全连一天的情况；同时，他还担负起带班上哨等任务。

洪学智为提高重机枪连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创造并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洪学智带领全连战士坚持学习。一有时间，就会为大家讲解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他在讲解时特地选择说“浅显易懂的家乡话、土话”。连里战士们多是贫苦农民出身，认字的不多，他就开设扫盲班，耐心教导战士们认字。行军时，他把大字贴到战士的背包上，让后面的战士学习；休息时，他就和大家席地而坐，让大家用树枝在地上默写。后来，洪学智带领重机枪连战士参加全团文化考核，夺得了第一名。

洪学智认为，作为重机枪连战士，必须熟练掌握枪械的使用和保养。于是他从事实角度出发，制定了一项训练方案——要求大家在把眼睛蒙上的情况下，能够熟练拆装机关枪，并带头训练。连长邓宗模得知后亲自观看，见洪学智和战士们都掌握了蒙眼拆装技能，非常满意，号召同志们向洪学智看齐。

不久，邓宗模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连党支部的同志一致推举洪学智接任连长，团领导也表示同意。但洪学智认为：二排在指挥作战方面能力比自己强，而连队的连政委由于工作需要已调走，自己需要“更加努力地管连队的政

治工作”。对坚持推选他的同志，洪学智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大家从“大处着眼”。最终，支部的其他同志都表示愿意和洪学智共同推举二排长接任连长。

在家乡被“宣布”牺牲了

1932年3月，洪学智率领重机枪连随大部队参加苏家埠战役。战斗结束的前一天，洪学智和几个战友抬着重机枪向前移动，突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左胸。战友把他抬下战场，团政委曾传六急忙命人将他送去野战医院急救。

战友抬着重机枪前进途中，遇到敌机飞来轰炸，一个炸弹落在离洪学智很近的地方，洪学智侥幸逃过一劫，而身边的两名战友却当场牺牲。

洪学智被抬到红军野战医院的时候，呼吸已十分困难，咳嗽不止。医护人员在抢救中，发现子弹击中了左肺叶，由于一路颠簸，血已流到了胸腔里，形成了血肿块。当时，医院里药品奇缺，参加抢救的大夫、护士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随之而来的战友有的沉默不语，有的热泪盈眶。正在这时，几名红军战士将几个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押送到医院，让他们“戴罪立功”，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军医部主任。红军医生们遂把他叫到洪学智的病床前，问他有什么办法。这个主任检查了洪学智的伤口后说：伤得很重，应该立即服用某药物，“或许还有救”。红军医生说医院根本没有某药物时，这个主任说“恰好身上还有几片”，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瓶药。红军医生们喜出望外，经确认无误后，立即给洪学智吃了两片，并实施抢救，后来又给洪学智连续服用此药。经过38天的治疗，洪学智的伤口愈合了。

在洪学智的强烈要求下，医院批准他归队。洪学智听说二十九团正在潢川，便和几个出院的战友相互扶持着前往，途经家乡双河，正遇到自己的大爷、大娘和四五个人干农活。洪学智叫了一声“大爷”，大爷吓了一跳，在原地半天没吭声。洪学智又叫了一声，大爷这才问：“你不是死了吗？”洪学智莫名其妙地说：“我这不是好好的。”

大爷、大娘走过来伸手把他摸了一阵子，才破涕为笑，连忙把他拉回家里，村里的人听说“洪学智活着回来了”，都来看他，挤了满满一院子。洪学智经过询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有位受伤的同志和他相识。洪学智被送入医院抢救时，他恰好出院。听到同志哭，认为是洪学智已经牺牲了。这位同志追赶部队，也路过双河，遇到洪学智的家人时，将洪学智“牺牲的消息”告诉了大家。

家人希望洪学智多住几天，洪学智婉言谢绝，一路追赶部队。当他赶到潢川时，发现部队已调到新集去了。洪学智又连夜赶到新集，终于找到了部队。曾传六见洪学智回来，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你到底回来了，我们一直等你呢。这下好了，你还回机枪连当连长吧。”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史研究馆）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进入福建。在中共闽西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策应下，红四军一路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5月22日下午来到龙岩城西的小池乡。当天晚上，红军召开军事会议，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关于龙岩城内守敌国民党军陈国辉部情况汇报，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后，迅速拟定了攻打龙岩的作战方案。

23日拂晓，红四军兵分两路出发：一、三纵队首先攻占了龙岩城的前哨阵地——龙门圩，并乘胜追抵城下，很快突破敌人在西门、南门的防守阵地；二纵队在地方游击队的引导下，占领了龙岩北门外制高点，并向北门守敌发起猛攻。上午9时许，两路红军击溃守敌，于城内胜利会师，龙岩城遂告解放。

当天下午，红四军为了调动陈国辉部主力从广东回援，相机加以消灭，于是主动撤出龙岩，挥师攻打永定。5月25日，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永定。从龙岩侥幸逃脱的守敌残部听说红军已经撤走，一面向正在广东的陈国辉报告，一面会同漳平永福的部分敌人重返龙岩城。红四军得到报告后，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1944年，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向日伪军连续发动局部反攻，进一步缩小了敌占区，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1944年夏，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奉上级指示，集中兵力，准备对郟城地区伪军刘本功发起攻击。刘本功听到消息后，自恃兵力充足、武器精良，又有地处坚固据点可以固守顽抗，一面派出兵力增援各据点，一面骄横狂妄地向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下了一封“挑战书”，叫嚣他的伪军把守的郟城至甄城的封锁线“坚不可摧”。

接到“挑战书”时，曾思玉和军分区政委段君毅正在召开军分区连以上干部会。曾思玉便把刘本功的“挑战书”念给大家听，到会干部都怒不可遏，纷纷请战，表示要彻底摧毁刘本功“坚不可摧”的封锁线。分区部队随即展开了以“讨伐汉奸刘本功”为目标的练兵热潮。曾思玉又把“挑战书”给兵工厂、炸弹所的指战员传阅，大家立即掀起了一片大干、快干的热烈。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很快造出了九二步兵炮炮弹200发，供部队攻坚使用。

8月3日，讨伐刘本功的战斗打响了。曾思玉命令八分区部队携带九二步兵炮和炮弹向刘本功伪军封锁线上的据点发起猛攻，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拿下敌人的34个据点，歼灭刘本功的伪军27个中队、近

史海
观澜

SHIHAIGUANLAN

并将其残部包围在上杨家、西彭岗和小彭岗。当晚，新四军发动夜袭，歼灭了困守在小彭岗的顽军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重机枪排。

20日，五旅首长一面指挥集中炮火掩护进攻，一面抽出十五团和十四团部分兵力前往各处要道准备打援。困守在西彭岗的顽军发现新四军调集炮火，吓得立即放弃阵地，拼命突围，遭到五旅十五团和十四团各一部和十八团一营的前后夹攻，很快被全歼。几乎与此同时，十三团和十四团主力也对被困在上杨家的顽军发起了歼灭战。在新四军迫击炮、榴弹炮的轰击下，顽军阵地很快土崩瓦解。五旅随即发起冲锋，歼灭其大部。顽军残部逃入小朱庄，企图依靠围墙和壕沟顽抗待援。五旅追击部队随后冲入庄内，仅10多分钟就全歼了顽军。下午4时左右，战斗全部结束。顽军“前线总指挥”蒙培球躺在壕沟里装死，被打扫战场的新四军战士识破并活捉。十八团乘胜进攻，收复了谢圩子。战斗中，顽军增援部队始终被新四军打援部队阻击在蒋集，无法前进一步，在得到上杨家顽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后仓皇逃离了战场。

这次战斗，新四军全歼了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四个主力营和土顽部队2000余人，缴获各种口径火炮30余门，轻重机枪80余挺以及大批枪支弹药、军需品。在清点战利品时，一位新四军首长曾幽默地说：“吃了一辈子投机饭的顽军，为没偷着，倒是连自己的血本都赔在这里了！”

红四军三打龙岩城

吴小龙

立即派出第三纵队二打龙岩。

6月3日拂晓，红四军第三纵队在闽西地方武装及龙岩赤卫队的配合下，分南北西路迅速向龙岩城逼近。城内守敌被打得措手不及，大部被歼。龙岩再次获得解放。5日，红军在龙岩城内召开军民大会，宣布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

陈国辉得知“老巢”龙岩第二次被红军攻占的报告后大为惊恐，马上率其主力从广东兼程回援。红四军见敌人中计，于是再次撤出龙岩，转攻上杭白沙等地的敌人，并制造出即将返回江西的假象。

陈国辉在途中得到红军“即将退回江西”的消息，又接连击退了红军部队的多次“阻击”，于是自以为红军不敢和他交锋，便趾高气扬地率其主力于6月6日“收复”龙岩城，随即在城里举行“庆功祝捷大会”，还宣布放假3天。

18日，红四军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部署了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

19日拂晓，在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红军各部从南、西、北三面向龙岩城发动猛烈攻击，很快夺取了敌人设在城外的阵地，并迅速突入城内，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陈国辉听说红军入城，立刻抛下部队，化装逃走。激战到下午2时左右，红军全歼守敌2000多人，第三次占领龙岩城。

曾思玉用“空炮计”破敌

王贞勤

3000人，解放村镇600多个。战斗中，九二步兵炮和200发炮弹“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曾思玉率领八分区部队携带九二步兵炮攻打敌人封锁线上最后一个据点时，发现炮弹全部打光了，而新的炮弹一时还不能运抵前线。曾思玉经观察后发现，该据点是混凝土结构的炮楼，上面枪眼众多，地基建在大块岩石上，居高临下，如果单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爆破，可能无法炸毁。曾思玉看着身边的九二步兵炮，一个主意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第二天中午，曾思玉让战士们把大炮架在炮楼守敌看得见的一处高地，旁边放上几箱装满石头的空炮弹箱，然后用炮筒瞄准炮楼，摆出要开炮的架势。炮楼顶部的守敌发现八路军准备“炮击”，吓得连忙龟缩进了炮楼。曾思玉见状，立即派宣传部门的同志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你们不要再为大汉奸刘本功卖命啦。八路军先礼后兵、优待俘虏。看到没有？大炮架好啦！开几炮就能把你们的炮楼炸平！”

八路军这门九二步兵炮的威名，据点里的伪军早有耳闻，面对黑洞洞的炮口，他们个个胆战心惊，里面的伪军很快举起白旗，全部缴械投降。就这样，八路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拿下了这个坚固据点，彻底粉碎了刘本功的封锁线。

吉鸿昌率部星夜救礼县

常红

打、用木头砸、用绳子吊着秤砣等重物向爬城土匪猛砸。激战一夜，土匪猛攻几次，伤亡百余人，仅一人登上城墙（被俘虏）。

与此同时，吉鸿昌接到马绍棠的求救信后，率部星夜赶来救援。3日天明，先头部队张仙洲营赶到礼县县城外一处山上隐蔽。张仙洲观察地形后，一面派小股部队沿山坡大路下山，吸引土匪注意力，一面率主力从山下山沟潜入山下，绕到土匪侧翼发动夹击。

战斗打响后，小股部队在军号声中端着机枪和冲锋枪向土匪主力盘踞的西山推进。土匪见援军人数不多，立即下山应战，不料张营主力从侧翼杀来，顿时乱了阵脚。马绍棠、王基永见援军已到，立即带着守城民众打开城门入敌阵。土匪招架不住，立即溃散。

5日，吉鸿昌为追击王佑邦部，率部途经礼县县城，马绍棠、王基永和礼县群众出城迎接。吉鸿昌为了不扰民，命令部队在城外驻扎，在马绍棠、王基永的盛情邀请下，才率少数人入城。城内民众夹道欢迎，吉鸿昌频频招手点示意。入城后，吉鸿昌和部下设驻礼庙等处，“无人进入民舍”。

第二天，吉鸿昌和马绍棠、王基永会面，褒扬了他们率领民众抗击土匪、保卫县城的勇气和胆识，并赠送了一批武器。